



# 站在煩惱里仰望幸福

作者:馬德

惱總糾纏在自己心里。這是大多數人對幸福和煩惱的理解。差學生以為考了高分就可以沒有煩惱，貧窮的人以為有了錢就可以得到幸福。結果是，有煩惱的依舊難消煩惱，不幸福的仍然難得幸福。

們並不刻意要登到哪里。一路上走走停停，賞賞霓虹，吹吹清風，心靈在放鬆中，得到某種自足。

較的少，雖然活得簡單粗糙，卻因此覓得了人生的大滋味。

儘管得不到大的愉悅，然而，這些瑣碎而細微的小自在，縈繞於心扉，一樣芬芳身心，恬靜自我。

所以，人的煩惱是自找的。不是煩惱離不開你，而是你撇不下它。

對於心靈來說，人奮鬥一輩子，如果最終能掙得個終日快樂，就已經很實現了生命最本質的價值。

這個世界，什麼樣的煩惱都有，為權、為錢、為名、為利，人人色匆匆，背上背着這個沉重的布袋，裝的越多，牽累得也就越多。

有的人本來幸福着，卻看起來很煩惱；有的人本來該煩惱，卻看起來和幸福。

幾乎所有的人都在追逐着人生的幸福。然而，就像下之琳《斷章》詩所寫的那樣，我們常常看到的風景是：一個人總是在仰望和羨慕着別人的幸福，一回頭，卻發現自己正被別人仰望和羨慕着。

活得糊塗的人，容易幸福；活得清醒的人，容易煩惱。這是因為，清醒的人看得太真切，一較真，生活中便煩惱遍地；而糊塗的人，計

其實，誰都是幸福的，只是，你的幸福，常常感受在別人心里。

人生煩惱無數。  
先賢說，把心沉靜下來，什麼也不去想，就沒有煩惱了。先賢甚至連什麼也不去想都沒想，就沉靜下來了，而芸芸眾生，在聽得“咕咚”一聲悶響之後，煩惱便有漣漪一般盪漾開來。

真是層出不窮。  
幸福總圍繞在別人身邊，煩

煩惱，永遠是尋找幸福的人命中的劫數。

尋找幸福的人，有兩類。一類像是在登山，他們以為人生最大的幸福在山頂，於是氣喘吁吁，窮盡一生去攀登。卻發現，永遠登不到頂，最終看不到頭。他們並不知道，其實，幸福這座山，原本就沒有頂沒有頭。

另一類人也像是在登山，但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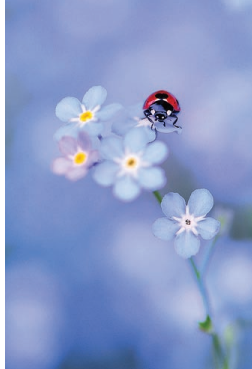
## “異國他鄉風俗人情”系列(3) 鹿仔二首



尾短毛黃腿細長，  
餐風羹露隱青蒼。  
今宵難得邀村宴，  
賓主諧和有美堂！

二  
虎豹斑衣短尾搖，  
探頭晃腦蹦蹦跳。  
未曾迎逐蓬門進，  
怎奈卷簾撒腿跑？

來克城探親  
的北京老人徐祥榮寫于2008年初夏



## 戲筆新唐詩

前言：人生如戲，能糊塗時且糊塗，老老戲筆新唐詩，自娛而娛人，望衛道之士諒之，則幸甚幸甚。

詩一

床前藥物光，  
疑是心病發，  
抬頭見夫人，  
低頭臉無光。

詩二

春夜太熱鬧，  
處處聞貓叫，  
昨夜風雨聲，  
太太老多少。

詩三

櫻桃美酒水晶杯，  
勸君更添一偉哥，  
此去玉關有佳人，  
醉臥閨房君莫笑，  
今夜探花花不悔。

劉姥姥 9/20/2008

是個真實的故事，算來應該是1942年的春天，那時我表姐剛滿月，就抱在我姑姑懷里，和爹媽一起被抓進了日本憲兵隊。姑姑、姑父都是鐵血勤勞團的成員，這是一個愛國熱血青年組成的地下抗日組織，姑父是領導人之一。他們在淪陷區暗殺鬼子、漢奸，蒐集情報，為抗日隊伍籌集物資軍餉……給侵佔山東半島的日寇不小的打擊。這次他們被匪徒出賣而被捕。在鬼子的監獄里受盡了折磨。為了帶姑父供出自己的組織成員，每次提審，鬼子都用酷刑，用得最多的是灌涼水——把人肚子灌脹，然後穿着大皮靴在胸口、肚子上一氣亂亂，水就從鼻子、嘴里冒出來。姑姑說，每次過堂回到獄室，姑父的臉都是青的，頭髮也一根根直立着。

樓住表姐，躲閃着，心想決不能讓鬼子搶走孩子！她準備拼命了。那鬼子遲疑了一下，後退了兩步，走了。

第二次，牢房里只剩下姑姑和表姐時，那鬼子又來了，姑姑又退到炕角，害怕極了。鬼子見狀，想說什麼，想了想，還是走了。

這個鬼子好奇怪。過了一會兒，他又來了，走到姑姑身邊，把槍拿下來，換到左肩上，然後解開上衣口袋，從里面掏出一張照片舉到姑姑眼前，拼命打着手勢，示意姑姑看。姑姑大惑不解，低頭看那照片——是一個嬰兒，看起來和表姐差不多大，也是個女孩。那鬼子指着照片，指指表姐，又指指自己，又指指照片，指表姐，指照片，指自己，還伸出一根手指，在表姐和照片之

是這時候姑姑已經不能多想了，更不能推卻——這餅乾就是救女兒命的寶貝！

有一天，他又悄悄塞過來一塊香皂，也是粗糙的日本貨。他兩手做着搓洗衣服的動作告訴姑姑，要她給表姐洗洗褲子，褲子上又是屎又是尿，加上牢房的霉臭，那氣味可想而知。

可是沒有水，他扭頭出去了，過了不大一會兒又興沖沖地進來，並打開牢房門讓姑姑出去，帶着她走到後院鐵絲網邊，那里有一個水龍頭。姑姑猜他大概是用什麼理由說服了長官讓他把自己帶出來洗尿布。後來，只要是他值班，他就把她帶到這里，然後自己走來，在這個小水龍頭邊，娘兒倆享受了陽光、新鮮空氣和短暫的自由和放鬆，姑姑洗尿褲子，表姐曬着太陽。鐵絲網外面的田野，給了母女倆活下去的力量。表姐的小命就這麼揀了回來。

表姐說，一個月的孩子，從生理學的角度說應該沒有記憶，可是她相信這段經歷在她的潛意識里肯定留下了痕迹。50年後她曾經參觀了當年日本人設在大連的監獄。“一進大門我就叫了起來：‘這地方我來過！’實際上我肯定沒去過，大連我都是第一次去；我也沒在任何地方見過日本監獄！我相信就是一個月大時在日本鬼子的監獄里受折磨留下的印痕！”然後她伸出右手讓我看她的生命線，“你看，我這條生命線旁邊還有一道，多明顯！這表示有貴人相助！”表姐從十七歲起就在北京一所著名的幼兒園當老師直至退休，一輩子帶着摯愛，不知撫育了多少孩子——中國的、外國的，當然也包括日本孩子。

我被深深打動了，追着問姑姑：“那日本人，他叫什麼名字？”

“不知道。那時候哪敢問名字啊，他也不敢說呀……”

“他長什麼樣？”

“長得……尖臉，小矮個兒，像個孩子似的……年輕，也就二十一二歲的樣子……”

“他後來怎麼樣了？”

“不知道……”

我們不知道他的姓名，他的身世，也不知道他後來是死是活，知道的只有，那個孩子樣的日本青年，在那個軍國主義戰爭機器把他的無數同胞變成兇殘的野獸的時候，他竟那麼善良樸實，熱心地救助了一個原本與他沒有關係的中國嬰兒。他在我們心里永遠扎下了根。

我默默祈禱，但願那場滅絕人性的戰爭沒有吞噬他年輕的生命，願他高貴的人性、良知與生命俱存！而且，我也知道，任何強勢都無法真正戰勝人類內心的良知，這就是人類的希望所在。



作者:季燁

間比畫來比畫去，甚至是急切。

姑姑猜出來了，照片上的嬰兒是他的孩子，和表姐差不多大，奄奄一息的表姐，讓他想起了自己的女兒……

他是個小兵，每天背杆長槍，值班站崗，隔了一兩天，是他值班，看看附近沒有其他鬼子，他又進了姑姑的牢房，飛快地從衣兜里掏出一包東西，塞到姑姑坐的炕上。姑姑一看，是包餅乾！他連忙打手勢，讓姑姑把餅乾碎了拿水泡給嬰兒吃！餅乾是日本貨，包裝紙花花綠綠，挺粗糙的。那個時候，中國人吃點大米要是被發現，都得當做罪犯抓起來。對他這個扛長槍站崗的普通士兵來說，發包餅乾大概也非同尋常。可



漫長的六個月嚴冬退去，春天終於輕柔地回來了伊利湖畔。春暖花開，品嚐着春天帶來的意境，便有了讓人陶醉的詩意。

一

我想  
再痛飲美酒  
只要兌入你的半杯  
和漣漣笑語  
我就心醉

我想  
想那份美好而無價的許諾  
萬一我痛苦孤獨  
你會伴我憂愁和歡笑  
直到生命的盡頭

我想  
想同你並肩漫步  
不為那誘人的景色  
只陶醉夜幕下  
你楚楚動人的身影

我想  
想與你一起走  
不為走向何處  
只想牽着你溫柔的手

我想  
想與你在遙遠的地方獨處  
不在乎鳥語花香  
你就是一道風景  
讓我欣賞不夠

我想  
想輕輕地吻你  
不是柔唇  
而是同我對話的  
那雙月亮湖

二

感性中  
我想  
想為非非之想  
揚起萬丈風帆

理性中  
我想  
又想以是是之劍  
斬斷寸寸柔腸

陽光下  
我想  
想盡情揮灑春雨  
滋養你的花葉

月色下  
我想  
又想靜靜地  
保持這份朦朧的情感

三

我不想  
縱然我不想  
初次相見時的心動  
也難平靜  
再見時四目相視的惆悵

我不想  
不想匆匆別離後  
漫漫時空留下的  
不盡凄苦和傷感

卻又渴望  
遙遙無期重逢時  
無言的甜蜜和夢幻

每當我收住  
遐想的思緒  
再現的是一幅  
強裝歡顏而又  
無奈的離別圖

握別的手  
還象初次相觸那般柔弱  
清秀的臉  
還象初次相視那般嬌羞

無奈的心  
還象初次相見時那般跳動  
回首的雙眸  
還是清波盪漾的月亮湖

道一聲再見  
道一聲珍重  
二零零八年五月五日改

**遠東紀念公園 俄亥俄州唯一私人墓地**  
**FAR EAST MEMORIAL GARDEN, LTD**  
 8592 Darrow Rd, Twinsburg OH 44087  
 Located inside Crown Hill Cemetery Park  
 Office: 3030 Superior Ave Room #104, Cleveland OH 44114  
 我們提供各項服務,大小壽地,各式墓碑,如果需要詳細資料,  
 請打電話:330-819-0277; 330-352-7788  
 穴位從\$950起,勿錯過良機!如果顧客購買遠東花園墳地,將為顧客提供系列服務。

**福人擇福地 福地福安 祖先安,後人樂 遠東紀念公園 全屬福人備**

預先選定一處風水福地,既可陰澤後人,又可為自身添福增壽。

**伊利華報**  
**ERIE CHINESE JOURNAL**  
**編輯部**

社長 / 主編: 浦瑛  
 總編輯: 劉元華  
 版面 / 網頁編輯: 程里賓  
 移民法律顧問: 黃唯

撰稿人: 劉以棟 劉天擎 曉月  
 匹茲堡責任編輯: 潘嵐  
 哥倫布責任編輯: 陳青杰  
 辛辛那提責任編輯: Peter Song